

# 大舞台

上册

谈歌  
著

# 大舞台

谈歌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舞台: 全2册 / 谈歌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404-9

I. ①大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1007号

书 名 大舞台

---

著 者 谈 歌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89.25

字 数 1500千字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04-9

定 价 108.00元(全2册)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- 引子 / 1
- 第一部 缘起 / 5
- 第二部 抗战 / 397
- 第三部 内战 / 901
- 第四部 暗战 / 1289
- 后话 / 1397
- 附记 / 1415

## 引子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二月十六日。星期二。农历正月初六。位于东经115.21度,北纬38.45度的保定城,天色阴蒙,一派朦胧雪象。浓郁杂陈的年味儿意犹未尽,恋恋不舍地在街头巷尾流连荡漾。密集的鞭炮声逐渐稀落下来,却仍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。

[俗话说,不出正月,都算过年呀!]

上午九时许,满大街但听突如其来乱糟糟的脚步声,“普世祥和”的节日气氛,登时被蹂躏得支离破碎了。保定警察局近乎倾巢而出,百余名荷枪实弹的警察,对城内几条主要街道逐一戒严。警察局长赵之间骑一匹高头大白马,表情凝重目光炯炯,沿街视察如临大敌。

[那时的警察局,穷着呢!当局长的有马骑,就算不错。而今诸多小说或影视剧,描写当年的警察们,动辄汽车摩托车,成群结队鱼贯而出,纯属不知历史,胡编乱造。先不说民国年间机动车辆多少了,且弱弱地问一句:旧中国有那么多汽油吗?]

屡试不爽的生活经验告诉市民,城里若突然气氛紧张戒严布警,无外乎两种情况:或是突发灾难,或是政府缉拿要犯。今天可别乱猜,保定既没突发灾难,也没满街抓要犯,而是发生了第三种情况:来大官儿了!

临近中午时,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,神采奕奕地在保定街中出现了。两位长官满面春风,身穿崭新笔挺的戎装,十余位保定行署军政大员衣帽光鲜,陪同左右。这一干人冒着洋洋洒洒的小雪花儿,谈笑风生,一路款款而行,走街串巷视察民情。途中时而“偶遇”几个“普通市民”或“工商界人士”,官民之间彼此微笑寒暄,互相拱手拜年,恭喜发财。

此番视察有分教:民众其乐也陶陶,官员其乐也融融。

[读者或有疑问,两位省级领导,举城如临大敌之下,深入基层亲民,弘扬“普世价值”,有无精神违和感?您千万别当真。所谓途中“偶遇”了“普通”的什么什么,一概是预先安排好的,时下也多见如此。谈歌曾查阅1937年2月17日《保

定时报》与1937年2月18日天津《大公报》，其均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消息，称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等一行大员于2月16日，在保定街中巡视民情的消息，并配发了几帧大员们与民同乐的照片，均为《保定时报》记者王亚雄拍摄。]

这一个官样文章的背景却十分严峻：中日签署《塘沽协定》将近四年，国民政府的部队，已全部退出热河与冀东；反客为主的日本部队，已在冀东长期驻军。此消彼长的政治局势，中国北方军事防务已呈累卵之势，就此引发的军事紧张气氛已不绝如缕，一路云谲波诡保持着高度发酵状态。由此推想，一旦北平周遭燃起战火，保定必然首当其冲，其战略位置至关重要。忧心忡忡的北平政府与河北省政府此次视察，当是对保定城区的防务，以及对民众心态的考量。

视察结束不久，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三月十四日（即农历二月初二，俗称“龙抬头”），保定行政督察公署（1935年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，设保定行政督察公署）或是为了稳定日趋混乱的市井民心，竟然别出心裁，与保定警备司令部联合颁发文告，四下里张贴，并于电台报纸广而告之：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日（农历三月初五日至三月初十日），在保定举办一次全国杂戏魔术大赛。

〔割了脑袋用屁股想想，也能明白无误，这场赛事绝非政府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，更与年度绩效考核无任何干系，只因为眼下日寇环伺，时局动荡，市井惶惶不可终日，政府此举即为安抚民心，粉饰太平。唉！自古以来，历朝历代，危急之下，故作镇静，上下其手，敷衍热闹把戏，从来都是轻车熟路。〕

如此文体盛会，于保定尚属空前。若是静心细想，却有些水土不服。众所周知，杂戏也好，魔术也罢，都属杂戏表演项目（北方称杂技为“杂戏”或“杂耍”）。中国北方的杂戏之乡，乃是保定近邻吴桥县。保定大张旗鼓搞这样的全国性杂戏比赛，颇有点儿抢邻里的饭碗或越俎代庖的味道。保定三宗宝，铁球、面酱、春不老。举办者若挖掘这三样东西，搞点儿什么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，也算名至实归。搞什么杂戏魔术大赛呢？抢来的锣鼓使劲儿敲？难不成举办者是个彻头彻尾的“二货”？

别乱猜，举办者一点儿也不“二”。

堂而皇之出面倡办者，是保定行政公署专员穆柏枫，背后推手，却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所辖第55师师长、保定城防副司令兼保定警备司令（保定警备司令部隶属保定城防司令部）赵元初。

市井传言，赵元初司令喜爱杂戏，喜爱之中之最爱，追捧魔术。写到此处质疑：举办这样一个活动，应属于心血来潮？掺杂了赵元初太多个人兴趣？

行文至此，且起底赵元初：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。

读者且上眼——





第一部  
缘起



## 赵元初

赵元初大名鼎鼎，时为保定军界政界首屈一指当家主事的人物。赵长官策划这样一场全国性杂戏魔术大赛，绝非心血来潮。若追根溯源，或与该长官出身有关。有伟人曾讲过：如果了解一个人，知道了他的过去，便会明白他的现在。

〔不是原文，大概意思。列位读者且看且考据。〕

读者且随谈歌追根溯源，了解一下赵元初的过去。

赵元初，字义明，直隶大城人，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生。赵元初曾自话自说，他家上溯几代，都是穷人，传到他父亲赵玉清一代，光景更不济，破房家有两间，地却无有一垅。若按阶级成分考量，绝对贫雇农。赵元初五岁时，老娘见骨，赵元初便颠颠儿地跟在父亲屁股后边，看父亲给财主家扛长活。经年累月胼手胝足的赵玉清，应该是个有理想的汉子，或是指望犁生驛角，赵元初将来能有个出头之日，不再子承父业给人家当长工，赵玉清勒紧裤带借了钱，送赵元初去念私塾了。

〔唉，这是“穷文富武”的人生经验。穷人么，咬牙读个书，考个进士，当然状元最好，衣锦还乡，娶妻生子盖房子，就算咸鱼翻身了。至于陈世美考上状元之后却被铡了脑袋，不能算例子，遇到黑脸老包，活该陈先生命不好。练武么，可是个力气活儿，得拿钱供着，每天至少吃一斤牛肉，没钱行吗？唉，几千年了？想改变命运的穷人，一律义无反顾地吊死在了读书这棵树上，至今仍在前仆后继。君不见，再穷困的人家，即使知道毕业了没工作，也得使劲儿勒着裤腰带，供孩子读书。〕

多年后，赵元初回忆童年旧事，仍旧惋惜自己或真是念书的材料，逮着书本，如饥似渴，读得兴致勃勃，私塾先生夸奖他有过目不忘之才，小男孩儿赵元初由此念得很上劲儿。念了还没两年呢，赵元初念得登堂入室正来劲儿，赵玉清却果断地中断了儿子的学业——再也供不起了。赵玉清提着一盒子点心，拜托了亲戚，把赵元初送到了一家杂戏班子，跟着人家学变戏法儿，总归也是个饭碗么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秋天，正在杂戏班子里摩顶放踵的赵元初，刚刚过了十五岁的生日，赵玉清突然中风，躺了一个多月，撒手去了。赵元初痛哭了一场，把两间破房卖了（至此，地无一垅的老赵家，房也无一间了，混到了真正无产阶级的纯粹境界），换了口薄木棺材，草草厝葬了父亲，尔后背井离乡，成了一个走江湖

变戏法儿的职业民间艺人。旧社会混江湖不容易，绝非如今电视剧编排的那样灯红酒绿，逍遥浪漫且冒险刺激（年轻导演心中的江湖，未必来源于生活，多是来源于梦想，或胡思乱想）。唉，苦着呢！都说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赵元初在江湖上跑马卖解十几年，也没能混出个“状元”模样。都三十岁了，还是“衰人”一个，日子过得惨兮兮，一路混到了“跌停板”。

〔行文至此，谈歌感慨中国文化的“两头堵”，咋说咋有理。端的是，实在考不上大学了，才说“三百六十行”，但凡有一点儿可能，都是先奔着“唯有读书高”去的。其实细想想，这两头儿都不容易混出个模样来呀。〕

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夏天，赵元初在邯郸磁县卖艺，赶上一个漫天大雨的恶劣天气，遇到了河北青县的杂戏艺人刘长劲一家三口。刘长劲一家几天没进项，正饿着肚子猫在一个破庙里避雨呢（唉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没钱吃饭最大事）。或是该着赵元初有一段姻缘，赵元初也惶惶地跑进来躲雨，攀谈之后，竟是同行，刘长劲一家也是跑马卖解走江湖的。赵元初看到刘长劲一家饿得眼睛都冒绿光了，惺惺相惜，当下动了恻隐之心，顶着漫天大雨跑到街上，掏光了这几天挣来的钱，给刘长劲一家买了一篮子大饼窝头回来。萍水相逢（应是“雨”水相逢），这一饭之恩，刘长劲感激涕零，连连夸奖赵元初是转世的活菩萨。夸奖之后，刘长劲或是无以回报，便把女儿刘秀巧（一说刘秀芝）嫁给了赵元初。一顿饭换了个媳妇儿，也别说了赚了，也算是应验了那句善有善报的老话儿。由此，三十一岁的赵元初告别了光棍儿生涯，带着媳妇刘秀巧跑马卖解走江湖了。

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春节过后，这对草根夫妻顶着早春的寒风，一路辛苦“露天演出”，走到了天津安次县，即在县城摆地摊儿卖艺，却被偶尔路过的魔术界“大咖”许敬豪看到了。许敬豪走近前，细细瞄了两眼，觉得这夫妻二人手彩还算不错，心念一动，上前攀谈几句，话说得有了几分投机，许敬豪便招募这夫妻二人到了他的杂戏班子里当了演员。赵元初后来回忆说，他当时对许敬豪感恩戴德。是呀，能进许敬豪的杂戏班子搭台演出，就是找到了一个能吃了上顿有下顿的饭碗呀。赵元初是个明白人，他很珍惜这个饭碗，很重视这次咸鱼翻身的机会，所以很卖力气。天知道，赵元初夫妇在许敬豪的杂戏班子干了还没一个月呢，就出事儿了。刚怀孕的刘秀巧，竟与许敬豪的徒弟童年和一见钟情，天雷勾动地火，眉来眼去搭上了。剧情很快出现“狗血”桥段，刘秀巧不满足露水鸳鸯的桥段，童年和也不满意“临时公”的身份，二人竟然私奔了。

〔唉！可怜的赵元初呀，你靠一顿大饼窝头换来的老婆真不靠谱呀，实属买

卖包办婚姻。若认真分析,这起私奔事件,绝非童年和玩了“仙人跳”,必定是“二货”媳妇刘秀巧主动上钩。别说什么玷辱门户的古董话儿,这可是真正的浪漫爱情。不满足已经拥有,追求天长地久;绝非无心插柳,必是蓄意栽花。童年和有理想,刘秀巧有性格,赵元初有一劫!]

赵元初真命苦,本想着咸鱼翻身了,却……粘锅了。他气得立时跺脚骂大街:“童年和,你真是个王八蛋,拐走了我老婆,还拐带了我的孩子呀!”

[唉!赵元初,别骂了,不就一顶绿帽子吗?就先别计较颜色了,凑合着戴吧。端的是,忍一时,咬牙切齿;退一步,怀恨在心!]

赵元初骂声正绕梁,雪上加霜的事儿就来了,许敬豪竟以杂戏班生意清淡入不敷出的“狗血”理由,辞退了赵元初。许敬豪后来心下愧疚自我检讨,他这样做,很有些对不住赵元初,许敬豪就是觉得自己徒弟拐走赵元初老婆的事儿,传扬出去丢人败兴,杂戏班太没面子了。赵元初留下来,总会被人指指点点,影响许家班的江湖声誉。快走吧,别在这儿碍眼了!赵元初后来说,自己是稀里糊涂地被许班主轰出来了。

[写到此处,谈歌感慨,唉!赵元初呀,说多了都是泪。时间都去哪儿了?三十大几的人了,事,弄不懂;人,看不透;道,悟不开;理,想不通;坎,过不去;觉,睡不着;苦,说不出;爱,得不到……端的是悲摧他妈给悲摧开门,悲摧到家了!]

东飞伯劳西飞燕,重新回归单身一族的赵元初还得自己找饭碗,赵元初很纠结这种穷困潦倒的破日子,一点光亮儿都看不见。可他做梦也想不到,他的人生苦旅,竟然还埋伏着突然发迹的一天。

唉!讲句宿命论的闲话儿,人这一辈子,遇到了什么事儿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遇到了什么人。赵元初之后时来运转,能够鲤鱼跃龙门般地发迹,缘于他遇到了张作霖。

[《大城县志》记述,张作霖的祖籍是直隶大城县扶马庄。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因生活无着,即跑到了东北讨生活,俗称“闯关东”。几代人辛苦下来,日子日渐发达。到了张作霖父亲张有财一代,家道却又稀里糊涂地败落了。张有财先是到海城开过一个杂货铺,后来经营不善,倒闭了。张有财或是破罐子破摔,或是想险中求财翻本儿,便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。可是越赌越输,越输越赌,以至最后欠人家赌债抵不上,张有财被追债的害死了。这年,张作霖十三岁。由此,张作霖小小年纪即开始刀头舔血闯江湖,后来当兵,再后来发达。这些事儿不必逐一细说,书上有记载,读者若有兴趣,自己翻书。]

赵元初是大城人，与张作霖的祖上是铁定的老乡。不仅如此，硬要攀扯起来，他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……或是八竿子打得着的远房亲戚。唉！张作霖的老乡多了去，九竿子十竿子打得着的亲戚更海了去，这……能作数吗？再按照阶级观点分析，穷人没有富朋友，富人不认穷亲戚。这二人身份天壤之别，怎么跟说绕口令似的，愣是扁担绑在了板凳上呢？

二人结识，缘于第一次直奉战争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四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前，胆大心细的张作霖悄然调兵进关，他亲任总司令，把司令部设在了落堡(今河北廊坊安次县境内)。落堡距离大城很近，据《大城县志》记述，张作霖把司令部部署在这里，因为他一个多年不曾了结的想法儿，他想借在落堡驻兵的日子，忙里抽闲，回乡认祖(可以理解，成功人士普遍共有的衣锦还乡念头)。驻军之后，张作霖就派人把话儿给大城县扶马庄送过去了。但是张作霖万没想到，“乡亲”二字竟然是句谰言，他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族人认真商议之后，断然拒绝了张作霖的请求。理由是张作霖年轻时当过马贼(东北称胡子)，有辱族风，不许他认祖。后人评说，这仅是族人能勉强说出口的一个由头儿。不许张作霖回乡认祖的真正原因，则是担心直系吴佩孚迁怒于扶马庄。于是，张作霖此行未成。大城县至今留有传说，因为这件事，张作霖对扶马庄的族人一直耿耿于怀，从此再未回过祖籍。

伤不起？

〔其实，这种市井坊间说风就是雨的闲杂话儿，总得两头儿听着。认真分析这个桥段，张作霖还真是个讲理儿的人呢，既然乡亲们不愿意，就不回去了么。他绝对不会耿耿于怀。仔细想来，张作霖果真是客气呢，他这个身份还用着捎信吗？还用得着你们村里人商量吗？这是我老张家的祖籍，我愿意回就回，愿意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，谁管得着吗？喊！〕

想回祖籍寻根却未能成行的张作霖，怏怏不乐，便去了趟天津。他或是想逛逛天津卫，散散心头闷气？张作霖到了天津，下榻在五大道饭店。那天清晨，他吃了早饭，闲着没事儿，一时心血来潮，便喊了几个卫兵换了便衣跟着，微服简从逛了一回天津南市。

〔旧天津的南市，是个自由贸易大市场。相似于旧北平的天桥，旧上海的外滩，是个鱼龙混杂的地处。比较起来，或许南市更乱哄哄些。贩夫走卒，来往商贾，形形色色的小偷骗子乞丐，五行八作的江湖艺人都在这里讨生活。怎么个乱法儿呢？打个比方吧，您到这儿听地摊儿相声，您正被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，您的

钱包就有可能被神鬼不知地摸走了。再比方说，您牙疼难忍，您却不想到正规牙科诊所挨宰，您贪图便宜，到南市地摊儿上寻了个能说会道的江湖牙医，他热情洋溢地给您打了麻药，之后给您毫无痛苦地拔了牙。可您回到家，那麻药劲儿一过，您的牙依然疼痛难挨。您一照镜子，擦！坏牙安然无恙，那天杀的地摊儿牙医，竟然给您拔走了一颗无辜的好牙，那王八蛋牙医是“神马”眼神儿？坑爹呀！您一定会怒气冲冲地去找那牙医的后账，可是，您肯定白跑一趟，那万恶的江湖牙医肯定连影儿都没有了啊。唉，世道无良，牙疼也“躺枪”呀！长记性吧，下一回您牙疼可得上正规医院，且疼且珍惜。]

那阵子，赵元初刚被许敬豪从杂戏班子赶出来时间不久，生活无计，他正在天津市流动“演出”呢。十几天下来，这位流浪艺术家街头辛苦演出，很不成功，收入十分微薄，连小客栈也住不起了，见天儿窝在一个破庙里睡觉。那一日，天还没亮呢，赵元初就饿醒了，饥肠辘辘睡不着，摸摸兜儿，唉，却一个小钱儿也没有了。

〔唉，贫寒如此！或是天降大任于老赵也，必先饿其肚皮，空其钱囊？说明白点儿，这老天爷想成全谁，肯定先折腾谁呀。试想，到最后连老天爷都折腾不过你了，你不成事谁成事呀！〕

赵元初干脆早早起来，勒紧裤带去了南市，一门心思早练摊儿，挣上几个小钱儿先吃饭呀。赵元初是个乐天派，多年之后，他仍自我解嘲说笑话：“那些年我常想，媳妇揣着我的孩子跟上别人跑了，就是我们夫妻缘分尽了。人生混得惨淡，那是我老赵命相不济，怨不得旁人。我就是个吃了上顿饭，就赶紧张罗下顿饭的巴结命呀。”

赵元初没有想到，他山重水复穷急悲摧的命运，竟然就在今天早晨柳暗花明，毫无预兆地有了转折。

赵元初的拿手好戏，是一套“神仙摘豆”的传统手彩戏法儿，他匆匆到了南市，便摆下了摊子，开始表演，一套魔术演下来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喝彩声不断。渐渐就有看客围观上来。张作霖那天纯粹就是逛街，凑热闹找乐子来了。他左右张望，被这个变戏法儿的吸引了。卫兵见状，便上前分开人群，张作霖便走近前看了两眼，竟然看得来了兴趣，呵呵直乐，就让卫兵扔给了赵元初几块大洋（手面阔绰呀！那年头一块大洋能买两袋面粉），张作霖便上前跟赵元初搭话。赵元初做一万零一个梦也没想到呀，今天一大早竟然能遇到这么一位出手阔绰的主儿，赶忙堆上笑脸儿奉承着说话儿，没头没脑地扯了几句闲天儿，张作霖就知道了赵

元初是他的大城老乡，再攀扯了几句，赵元初的祖上还跟这位手面阔绰的张先生的祖上沾亲呢。张作霖问赵元初为何到天津卖艺，赵元初便苦着脸说自己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只能出来挣饭吃，有家归不得呢。张作霖或是被赵元初说动了一肚子的糗事儿，是呀，我也是认祖归宗不得呢。二人渐渐说得投机入港，张先生却没有说自己就是张作霖。赵元初也没说他已经看出这位张先生就是张作霖。张作霖问赵元初愿意当兵不？赵元初忙说：“愿意啊。可我这岁数谁能要呀？”张作霖便笑嘻嘻地说：“小老乡，你就跟上我走吧。”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的赵元初，当下满口答应，赶紧先用老张先生给的钱买了两个烧饼夹酱牛肉，一边狼吞虎咽（早饿得低血糖了），一边卷了包袱皮儿，颠颠儿地跟上张作霖去了。

张作霖回到落堡，就让副官把赵元初领到兵营里了，并叮嘱副官给兵营里传他的话儿：“好好看护这个人。”

由此，赵元初便穿上军装吃起了军饷。

赵元初多年后回忆，张作霖曾笑眯眯地问他：“义明呀，你小子胆儿也忒大了点儿，你也不问问我是谁？就敢扛着脑袋跟我走？你就不怕我是个人贩子把你给卖喽？卖到日本人的煤窑上去干苦力？”

赵元初嘻嘻笑道：“您长得吉人天相，哪儿能是人贩子呀？我就算出来您是位贵人，我不跟您走？那我就太缺心眼儿了。”

张作霖眯缝着两只眼睛，疑惑地问：“你小子会算卦？”

赵元初叹了口气，苦脸说道：“大帅呀，我可不敢跟您说瞎话儿，我会算什么呀？小时候我爹供我上过不到两年的私塾，马马虎虎认识了几个字，也就是这几年粗粗拉拉看过几本闲书，稍稍知道了点儿道道儿，有时候变戏法儿挣不上钱糊口，就给人看相说卦，描着书上写的话儿，抡圆了说吧。我总得挣钱吃饭么。”

张作霖听罢，起身拍了拍赵元初的肩膀，敞亮地笑了：“你还真是个老实人。行了，你小子就好好干吧！”

赵元初进了军营没几天呢，直奉战争爆发了，赵元初就扛着枪上了前线。仅仅几天时间，赵元初还没逮到机会放上一枪呢，张作霖手下张景惠部的16师停战倒戈，张作霖的前线雪崩般溃败了。赵元初便跟着张作霖去了奉天。

史料没有记载赵元初在这场战争中的事迹，但可以猜测，赵元初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，应该相当不错（虽然一枪没放，估计把领导伺候得很好）。张作霖回到奉天，便把赵元初调到身边当了卫兵班长。赵班长上任没一个月呢，张作霖便私下交给了他一个任务。派赵班长独自去趟天津，办件差事。给张作霖的一个老



朋友送个皮箱。

张作霖郑重其事地告诉赵元初，皮箱里是一百根金条。他叮嘱赵元初，到天津之后，一定想方设法找到他这个老朋友。即把老朋友的地址和箱子的钥匙都给了赵元初。赵班长欣然接受了任务，即换了便衣，提着箱子匆匆去了天津。

赵元初赶到了天津，围着那个地址，瞪着两眼溜溜儿转了好几圈儿，也没有找到张作霖那个老朋友。莫非张大帅写错地址了？或是人家搬走了？赵元初拎着个装满金条的箱子，也不敢久留呀（心中忐忑，像提着个炸弹）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快快不乐地提着箱子回来复命。张作霖仔细看了看箱子，便哈哈笑了。

赵元初后来才知道，张作霖的那个老朋友纯属子虚乌有。那皮箱里根本没有金条，呸！连铁条都没有！装的就是几块破石头，箱子的缝隙都用蜡封了。赵元初前脚走，张作霖就派人在后边悄然跟上了。如果赵元初中途胆敢私自打开箱子，张作霖派去盯梢的人就会当下枪毙赵元初。张作霖通过这次考验，认定赵元初为人忠厚不贪财，可以重用。

〔是金子是铁？先烧你一炉；是骡子是马？先遛你一圈儿。〕

赵元初得知了真情，连喊冤枉：“大帅呀，您对我赵元初有提携之情，更有再造之恩。天地良心，我怎么会见财起意呢。”

张作霖却叹道：“义明呀，非是我老张怀疑你的人品，这世道太乱，人心不古呢。我将来要重用你，就不得不谨慎小心些呀。老张这里给你赔礼了。”说罢，就给赵元初鞠躬行了一个大礼。

赵元初见状唬得心慌，扑通就给张作霖跪下了：“大帅呀，别，别……您这要折我的寿呢。”

张作霖哈哈一笑，伸手把赵元初拉起来：“行了行了！你个小兔崽子，跟着我好好干吧。圣人说，好马不在腿脚快，而在德行。（原文：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张作霖或是读过白话《史记》？）你小子德行不错，我看中了。”

没过几天呢，赵班长又被提拔成了赵排长。由此开始，赵元初便是困龙冲天了。他本是走江湖出身，见得多，经得广，有眼力劲儿，嘴皮子也利落，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，还有念过小两年私塾的底子，识文断字，就显得鹤立鸡群了。没多久，他更深得张作霖喜欢了。警卫排长还没干半年呢，他就被张作霖放下去当了连长，很快又当了营长。再半年之后，又提拔为炮兵团长。再一年之后，张作霖或是舍不得赵元初，赵元初又被调回张作霖身边，当了随行副官。

〔人要走了运，鬼都拦不住。〕